

我遥远的钢锯岭

此刻,我在我的书房里快速写字,所有的战争场面,以及摇曳的树枝,光线,武器,步话器,担架,甚至凌乱的声音,焦灼与紧张的喊叫……都在我的脑海里愈加清晰。我遥远的钢锯岭啊,我特别喜欢你的名字。写下以上文字,并以此纪念。

海飞

我是突然爱上钢锯岭这个地名的。它十分中国,有一种硬度。这让我想到了我初中毕业那会儿,跟着我玉树临风的表哥差点学会了木匠。我选择了一把称手的钢锯,并且用它切开木头,木屑飞扬,木质的清香钻进你的鼻腔,然后你整个身体和血液、骨骼都充满了这样的气息。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少年往事。我同你讲,那应该是一个春天,衣衫单薄,那个晨光我从没有想过钢锯会是一道岭的大名,也没想过在2016年的冬天,会和“冲绳岛之战”在银幕上碰见。

在我老家丹桂房附近的地域,有许多山岭,呈倾斜的姿势横陈在大地上。万家岭,横棚岭,黄大坂岭,新店湾岭,野麦岭,当然还有虎扑岭……虎扑岭是我虚拟的地名,我把这个地名不厌其烦地用在了我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中。我非常热爱老虎纵身一扑这个姿势,挟风带雨,气势如虹,这让我想到了对手的喉管被虎齿利爪割开时喷涌的略带腥味的热血。而它真实的名字,其实应该叫古博岭。这座岭就落在枫桥和绍兴之间,差不多成了两地之间的界碑。

在我的长篇小说《回家》里,虎扑岭首先有一场国军和日本人的大战。同钢锯岭一样,大雾弥漫了整个山岭。当大雾散尽,枪声响起来了,如此明亮的声音穿透光线,子弹掀开对手的天灵盖,或者摧毁以及撕裂对手的肉身。那些血飞溅出来,同样的明亮,像一道红色的雾。

其实我是热爱钢锯岭的,一个曾经尸横遍野的地方。之后,野草会疯长,野风会掠过,野花会次第开放,野鸟会适时在枯木乱石间,或者是一张死去的渔网上栖留。

所有的一切,都会安静得像死去一样美好。

我喜欢如此亲切的钢锯岭,让我想到我的家乡。我觉得这条钢锯岭就在丹桂房附近。坐在电影院里,我听到的是密集的枪声,逼真的场面向我扑来。我的老家就是越国古都诸暨,春秋年间勾践的复仇火焰熊熊燃烧,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在我们的视觉神经里还没有远去。从古代战争,到二战时期的钢枪钢炮,和现在的高科技战争,其本质一模一样,那就是杀戮。戴斯蒙德·道斯告别女友上了战场,他特别像一个普通的公民,履行义务穿上军装。就像我们的士兵,在一九七八年也走向了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的零星视频,在网上能轻易找到。我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观看,是想看到战争最真实的场面。

我愿意看到子弹洞穿钢盔,钢皮被撕裂一个洞;愿意看到断腿残手,血肉模糊;也愿意看到子弹击中天灵盖时掀起一大块头皮……影像上的残酷意味着真实,我宁愿认为,上战场就意味着有去无回。但和大多数人一样,从本质上我厌恶战争,因为那样我的亲人和同胞不能安居,我也将失去我心爱的书房,当然更重要的是,我怎能失去自己的祖国。但是一旦战争来临,我们可以一边恐惧,甚

至是胆战心惊,但一边必须大步迎上前去,因为退缩的结果将令你更加恐惧。战争如此,生活也是如此。

我真愿意是一粒笨拙的子弹,挟风带雨穿透敌人的胸膛。

10年前我用影碟机观看《勇敢的心》,那时候我在小城生活,悠闲得像一头在山岭上吃草的羊,当然也远比现在年轻,相对可以动不动就热血沸腾一下。那时候影片的导演及主演梅尔·吉布森比钢锯岭还要坚硬,在影片中他持刀杀人,比楚留香的快刀更锋利。也许,他本身就是一把刀子。多年以后,这把刀子用他所有的心力导演了《血战钢锯岭》,我有些喜欢电影前半程如此缓慢而从容的叙述。和小说一样,电影需要有根,有根才能有树,有一切的美好。我看到的是电影中和平地带的烟火生活,以及一场普通而及时的爱情。战场和医院,向来都是产生故事的地方,道斯和他的像青菜一样碧绿新鲜的女友在此相爱,像在屋檐下躲雨时,潮湿的气息里划亮的一根火柴,小而温暖,且令人心动。

1987年我在老家镇上的机械厂做临时工,出了一点小小的工伤事故。在枫桥镇人民医院,一位医生边谈笑风生,边不打麻药直接用刀子将我的大拇指甲和手指剥离。我大叫一声,全身衣衫几乎在他下刀的那一刻被汗水浸透。那是一个湿漉漉的夏天,我闻到了医院里面特有的气息。我在医院看到过临终,看到过死亡,也看到过我的父亲在山上摔断腿骨,愣愣地躺在医院大厅冰凉的地面上呻吟。当然,我也看到过妻子躺在狭小的病床上,在我的陪护下等待一个生命的降临。医院突然变得柔软与明亮,我站在产房门口从医生手中接过孩子,孩子睁眼看了我一眼,随后又睡着了。这大概是在向我打招呼,或者告诉这个世界,我来了。这些医院的气味,经久不散,道斯和女友多萝西也是在这样的气味里相爱,并且,他要在多萝西的教导下,成为一名医疗兵。

我甚至特别愿意拥有汤姆·道斯这样一位父亲。这是一位暴力狂,在江南的村落里,几乎都有这样的酗酒男人,用拳头对付自己的家人。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,这位叫汤姆·道斯的男人站了出来。我想他是有担当的,他作为父亲站出来,通过战友的关系,替儿子争取了不需要拿武器上战场这一特殊的权利。这位曾经经历过“一战”的战士,我愿意和他相互敬礼。我们从来都不怕残酷,但我们害怕的是从此没有温暖。亲情也是如此。



父亲和女友,构成了戴斯蒙德·道斯最重要的亲人。道斯像一根乡村茅草,比方讲,有青涩的如同青椒一样的味道,有锯齿,有坚韧的信仰与意志。他差不多就是亲切的茅草。

1989年我在部队当兵,接触到的武器是54式手枪、56式冲锋枪、81式全自动步枪和微冲。我喜欢实弹射击这个训练项目,你想象一下,你趴在泥地上,扣动扳机,子弹冲出了枪膛,呈螺旋状向前快速奔跑,穿透风,穿过靶子,钻进胸环靶背后的土墩里。枪声是清脆、短促,略带钝音的,因为那是钢铁呈现力量时发出的声音。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蹿进耳膜,蛮不讲理地激活我的血液,我觉得,力量太重要,力量几乎就是生命。

所有有力量的东西,都值得我们喜欢。所有有力量的人,都值得我们敬仰。道斯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医疗兵,他简直就是钢锯岭上的“许三多”,用最笨拙的方式和坚定的信念救下了75个人,在他眼里战争是另一个样子。就像我们在集体喝酒的时候,道斯喜欢的不是酒,是收走他喜欢的瓶盖。

我真愿意写下一个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和剧本。在我的梦中,有这样一位战将,他就站在打扫过的战场上,硝烟还没有散尽,许多士兵正在清理尸体、武器、战利品。这位战将长久地在风中站着,他的胸前挂望着远镜。他大概是在眺望着重远的战争,也有可能是在眺望着他战后平凡的生活,或者,他就此站着死去,完成潦草、残酷,但却又豪情万丈的一生。远处传来隐隐的军号声……

我突然觉得,我完全可以把我的长篇小说《回家》,改编成这样

一个可以叫做《血战四明山》的剧本。走出电影院,冬天的夜晚正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。战争就在不远处向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张望,近在咫尺,虎视眈眈。我相信连蚂蚁都会打架,断足折腿,让身子分离,对于它们来说,食物是最巨大的财富,值得用生命去争抢。蚂蚁尚且如此,那么有人的地方,必定有战争与江湖。你同我一样的,都无法避开,所以你得迎上去。就像我们必须迎向残酷、温暖与百感交集的人生。

钢锯岭的野花,已经在那场道斯参加的冲绳岛之战以后,无数次地开放了。土地保持着她原有的本性,无论是战火还是野草,她都没有力量拒绝接收。就像我们无法拒绝来到这个世界,也无法拒绝回归尘土。

此刻,我在我的书房里快速写字,所有的战争场面,以及摇曳的树枝,光线,武器,步话器,担架,甚至凌乱的声音,焦灼与紧张的喊叫……都在我的脑海里愈加清晰。我遥远的钢锯岭啊,我特别喜欢你的名字。写下以上文字,并以此纪念。

2016,12,13 15:52初稿

2016,12,15 15:06修改

导读

B14
版

《山河万朵:中国人文地脉》

白郎著

本书是关于中国区域文化的一本图文并茂的文化随笔集。作者选取中国北方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燕赵、齐鲁、西北、中原、三秦五大区域,以短篇的散文形式,描写北方地域文化,将人文地理、历史记忆、旅行见闻融于一体,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北方沉稳、厚重的文化特色。

B15
版

宋元时期的桐乡望族

都震宏

宋元时期,桐乡(当时为崇德县)的名门望族当首推莫氏。莫氏属于稀姓,但在桐乡却有两支,而且均为望族,一支居县城(今崇德镇),一支居青镇(今乌镇)。青镇莫氏为土著,县城莫氏本钱塘人,两宋之际莫琮迁居崇德,莫琮生了五个儿子:莫元忠、莫若晦、莫似之、莫若拙、莫若冲。这五兄弟后来都中了进士,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佳话,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“五桂坊”,这个地名至今还在。

莫琮五子登科,这样的福气不是一般人能有的,《三字经》里说:“窦燕山,有义方,教五子,名俱扬。”宋朝人都把莫琮与五代时候的窦燕山相比,其实,莫琮的福气比窦燕山还大,除了五子登科,莫琮还有一个女儿,嫁给本县的陈家,生了三个儿子:陈之纲、陈之纶、陈之经。陈氏三兄弟又都考中了进士,正应了一句老话:“三代不出舅家门。”

B16
版

杭州隐秘地图之:烟雨横塘村

顾国泰

自1998年起,杭州开始启动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工作,通过大项目带动并实现“大拆迁、大建设”。到今年年中,全市246个撤村建居试点村中有158个村已实施或完成改造,成了城中村。城中村怎么蝶变?如何保留历史风貌?这些都值得关注。横塘曾是杭州东郊一个值得称道的古村落,一个被历史的烟雨所裹挟的,充满诗情画意的城中村。